

新體詳註

第一冊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訂詳

古文評註全集卷一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上元黃

越際飛評選

嶺南曾潢雲士全訂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述春秋之事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本魯史故也

鄭伯克段於鄆 隱公三年

左丘明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鄭國名姬姓武公即桓公名友周厲王子封於鄭今河南開封府鄭縣申國名

姜姓今河南南陽府宛縣鄭武公娶申國之女名曰武姜武者姓姜而謚曰武也娶去聲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

即鄭伯次曰叔段共者後因段出奔共國故也莊公寤生 寤生即橫生是產之最難者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因難產而驚遂以命名

遂惡之 因此失愛於姜氏惡去聲愛共叔段欲立之 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立次以叔段爲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 亟音氣頻數也姜請命於武公使立叔段已不一次武公未之許也此段追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啓莊公兄弟相殘之禍也

及莊公卽位爲之

請制 制邑名卽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武公既薨莊公嗣位此時名位已定不能遂其廢長之謀乃求一最險之地封段險則難以擊攻易於保守無非欲其安也爲去聲

公曰

一起先點出母子三人

一惡一愛遂釀成家禍人間婦人如此類者甚多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巖險也。虢國名。虢叔東虢君也。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姬姓。一：封東虢在開封府滎陽縣一。封西虢在河南府盧氏縣。莊公謂制乃巖險

之邑。昔虢叔居此特險而不修德，為鄭所滅而死。此前車之鑒也。若可以制與段是又蹈覆轍也。此莊公恐其極巖險之地必致反叛，故佯為愛惜之詞。

他邑唯命。

謂欲他邑則唯

命是聽。

請京。

京，鄭邑。今滎陽京縣。武姜因制不可又求一最大之邑，封段大則地方廣遠，蓄積饒多，無非欲其富。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一路寫莊公聲口俱毒。

秦莊公之意謂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險亦必易制，故順姜請使段居京，不謂之卿，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而特異其名以張大之。謂之京城大叔，使其無所顧忌而必陷於惡，其毒甚矣。此段敘姜氏愛

叔段急欲為之請封。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晉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

三丈高一丈。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若所封兄弟之都城非國之比，不可過三百丈。過則大而耦國失強幹弱枝之道，必為後日之患。

先王之制。

所以先王立都城之制，凡

有三等。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制雖三等，總以國城為斷。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也。參，晉三。

中五之一。

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

六十雉也。小九之一。

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此古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

今京不度，非制也。

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恐非先

王之制。

君將不堪。

叔段據有大邑，將必為鄭國之害。君其何以堪？此段敘祭仲以國制諫。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言請京出自武姜之命，雖為國害何所避之。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姜愛叔段，雖以鄭國與之，亦何厭足之有？厭，平聲。

所無使滋蔓。

滋，長也。蔓，音蔓延也。姜氏雖君之母，亦當早為之圖，或裁抑或變置，使叔段得安其所，無使如草之滋長而蔓延也。

蔓句難圖也。

子稱母姜氏失臣稱國矣失臣禮矣

百忙中
又入喻

不敢使
收故且
武也只
須禁之
便止

若至於蔓延而後圖之難矣。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草之蔓者猶難於芟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威勢太大。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爲之圖者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義之事。自作自受。必致斃敗。未必能爲國害。斃音敝。

姑待之。子指祭仲言。汝且少待。不必著忙。此段敍祭仲又因姜氏之欲以諫。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也。果然叔段行不義之事。欲命西北兩邊之邑其所出財賦。命其半以與鄭國。半以入京城。而兩屬焉。己自己也。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今西北兩鄙既屬鄭。又屬段。是貳之也。君將何以處此。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君若

鄙與叔段則我請事以君。若弗與則請除之。若不以二鄙與段。則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攜貳兩屬之心。公

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於禍。此段敍公子呂之諫以著莊公之不教其弟。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

至於廩延。廩延鄭邑。今開封府延津縣兩屬者。至此竟收爲己私邑。直以廩延爲界。見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公子呂字子封。言今可正段罪。厚

句將得衆。土地廣大。將得衆心。上言生心。猶介在兩歧之間。此則直恐其棄此而歸彼也。一步緊一步。公曰。不義不暱。厚句將

崩。暱親也。不義之人。人不與親。即有土未必能有人。雖厚必壞。此段敍子封之諫以見莊公不教其弟而又釀成之也。大叔完聚。大叔收貳鄙爲己邑之

民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爲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

舍毒聲
至此始
盡暢
讀前段
如淒風
苦雨讀
後段如
煦日和
風

哀婉然
聲子失
孺而啼
乳復從
非怨毒
前怨毒
聲實不
必如不
不妨爲
解昏愚
作

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曰黃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臨別與母爲誓之詞將平日惡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洩此段敘莊公之城母亦是承上起下之文

既而悔之。

悔其誓重而難改亦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

考叔人名穎谷即穎之谷自也穎考叔鄭大夫時爲穎谷封人

官

聞之。

聞其悔非

有獻於公。

或獻言

公賜之食。

句舍肉其間也舍上聲

問之。

問捨肉

對曰。

小人有母。

只四字直刺入耳從耳

皆嘗小人之食矣。

謂其母也

君之羹。

臣小人也小人有母所食不過粗糲未曾嘗我國君內庖之羹臣之不食者以母在故也

請以遺之。

遺去聲與也敢請於君以君之賜臣者臣遺其母可乎

公曰。

爾有母遺。

句繫我獨無。

公門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曰爾尚有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慨也

穎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

有母謂之無不

公語之。

語以段襲鄭

且告之悔。

告以城母設誓之悔此八字括前半

對曰。

君何患焉。

何患其誓重而難改

若闕地及泉。

闕音

隧而相見。

隧音逐地道也教公掘地爲道與實母之處相通由

此見母則是相見於黃泉也。

其誰曰不然。

既不肯聲言又可以見母誰以此說爲不然此段敘穎考叔之善於迎林婉導

公從之。

莊公從其說遂掘一隧道

與此相見以踐而誓看他

天大難事只如兒戲便解

公入而賦。

入便賦也

大隧之中其樂融融。

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

詩曰大隧之中云云下做此融

融和樂意見前此之怨毒釋矣

姜出而賦。

出然後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音異舒散貌見從

前之隱忍忘矣

遂爲母子如初。母子之情遂復如舊此

君子曰。君子曰者蓋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論斷後做此

穎考

叔純孝也。

贊其孝行純篤

愛其母施及莊公。

自愛其母捨肉遺之遂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如初如此施去聲猶與也言連及莊公亦全其孝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篤於愛親無有窮匱之時又能以己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儔類也

其

是之謂乎。

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一篇鄭莊公文字卻以穎考叔結是以穎考叔爲孝子而以鄭莊公爲爾類也

過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之釀成之也。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反弟于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哉。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爲平王卿士世秉周政

王貳

於虢。

虢諸侯西虢公虢仲也貳不專一也莊公威權日盛王竊畏之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

鄭伯即莊公以其不專任已故

忿然

王曰。無之。

斯時天子弱鄭伯諫平王不敢實認分政於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意

故周鄭交質。

質音至猶典當也平王恐鄭伯不能深信因彼

此各以其子爲質以明不背約希圖苟安於一時

王子狐爲質於鄭。

平王子名狐往鄭爲質明未嘗貳也

鄭公子忽爲質於

周。

鄭伯子名忽往周爲質明不敢怨也上但言交質此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倡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此段敘周與鄭交質之始末

王

無之之字枝字寫鄭莊之惡不惟無君直是異樣慘毒

一則曰：「要禮再則以禮行，全之則氣他。」

四月。鄭祭足

秋。又取成。

君子曰。此下皆左丘明

由出也。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雖各以子爲質。何益之有此。

要平聲約也間去聲離
貳也使彼心與此心明

苟有明信。誠使此心明白而信。

蘋大萍也蘩白蒿也
蘓藻聚藻也皆

潢汙行潦

薦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

言有國之君子
欲盟約彼此之

風有采。藝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

也。

此非獨予言也詩國風有采芣采芣之什大雅有行葦洄酌之篇按其爲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上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歷作證以論斷交質之非

過商侯曰：纔曰交質，自然交惡。履霜堅冰，所自與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中久已無平王矣。貳于讎，特借題耳。卽舉國而聽之，溫之麥，洛之禾，吾亦懼其不免也。每閱先賢評語，多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爲左氏罪。愚謂賢如丘明，豈真尊卑莫辨，正妙在寫得無情無理，可笑可惱。而鄭伯之惡愈甚，此筆法也。讀者不可不知。

石碯諫寵州吁

左丘明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衛姬姓始封之君康叔文王子齊姜姓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人君正宮

位南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得臣齊太子名莊姜姓姜而諡莊也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原其所自出蓋與太子同母爲東宮得臣之妹舅所生之貴也與下文嬖人對看

美而無。

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莊姜美于色賢於彙終以無子衛人深惜其無子可立所以有碩人碩頤之賦也爲去聲

又娶於陳曰

厲嬌。陳嬌姓諡曰
厲嬌音圭。

生孝伯早死。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

其姊戴嬌生桓公。

娣音弟妻之
妹從妻而來

者曰娣爲妾也戴嬀厲嬀之娣戴亦諡也桓公名完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或以妹或以姪女相隨而去今世用婢女隨嫁卽此意

莊姜以爲己子。

莊姜無子

因撫育爲己子然
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得幸曰嬖。莊公又有幸妾所生之子名曰州吁。

有寵而好兵。

莊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子而州吁秉性又專喜用兵好去聲

公弗禁。兵凶器也。公又縱容之而弗之禁。

莊姜惡之。

莊姜以其有爲亂本領而遂惡之惡去聲此段

四句相因。而說盡禽。賤禍之愛。

敘州吁得寵之由。以為諫之端。

石碯諫曰。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義者制

敘州吁得寵之由。以為諫之端。石碯諫曰。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義者制

有端也。納者送之使入也。義不當為而為謂之邪。如好兵之類。言帶子者當以義方教之。不可納之於不正也。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驕謂恃己凌

物。奢謂誇矜

犯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乃邪之所自起。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言所以有此四者由於寵之太深。祿之太厚。之所致也。此段泛論教子者

當以義方。不當溺愛。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既習於邪

勢必緣寵愛以為階梯而起篡奪之禍。此幾句錯蓋憤極而為此反語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眴者鮮矣。

眴音軫。安重貌。鮮少也。言人有寵可恃。未有不驕。矜既驕矜則必不肯降心而臣服。於人即或勉強臣服之。其心未有不怨恨者。既怨恨則必不肯安重而思亂。此其勢之

必然。故言能不然者少也。此段泛論有寵者必致禍亂。碯蓋逆知州吁之必行篡弑。故云。夫音扶。

且夫賤妨貴。

夫事有順逆禍福。因之此不易。道也。然順逆之事各有六臣

再悉數之。何以謂之逆。如庶孽之賤而妨害嫡長之貴者。以爵言。

少陵長。

年少之人而陵犯年長者。以齒言。少去聲。長上聲。

遠間親。

間去聲。下同。疎遠之人而離間

親近者。

新間舊。

新寵之人而離間向親愛者。以情言。

小加大。

卑末之人而妄加於尊大者。以勢言。

淫破義。

邪淫之人而毀謗正氣者

。以

所謂六逆也。

不安本分謂之逆。此六者皆逆理之事。

君義臣行。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行君之義。以在國言。

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

以在家言。

所謂六順也。

各循其理謂之順。此六者皆順理之事。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為夫

順未必得福爲逆則禍可立至使去順效逆以致其亂國則是自速其禍矣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

乎。爲人君者當務去禍今不去禍而又速之是決不可也

弗聽。莊公以嬖人溺愛之感仍不裁抑其寵此段以順逆之理相較作推開說不必指定州吁

其子厚與

州吁遊禁之不可

石碯之子石厚常從州吁遊石碯禁之厚不聽

桓公立乃老

莊公卒桓公立石碯知州吁必爲禍而已力不能制乃告

老而致仕此段以莊公不聽其諫因暫爲避位之舉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碯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仇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可謂社稷之臣矣

過商侯曰。老成謀國。計深慮遠。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是觸發語。是作用語。莊公當大猛省。愎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嗚呼痛哉。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丘明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公魯隱公也如往也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是魯之遠地隱公將往觀捕魚之人於其地焉

臧僖伯諫曰

臧僖伯魯公子名彊字子臧僖諡也其後爲臧孫氏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舉焉

大事謂祀與戎其材卽物料舉行也凡田獵所取鳥獸之物不足以供大事之用其物無皮革齒牙之材足以爲軍國器用之資則人君必不爲是舉動蓋以軍國祀戎爲重以遊觀宴樂爲輕

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軌一定之法物有用之器言人君所以不親舉者蓋以君之舉動百姓之觀瞻係焉凡事必要準乎法凡物必要適於用不但

人君當明此義亦將引導斯民與之共明此義者而可輕舉乎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講習國家之事以準度其合乎一定之法者謂之軌量卽

物材二字提起
應後逐段

此篇看兩段以上物講不足大以事而結農隙以下講非事而結及非君

軌法中之輕重也
度入聲量去聲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獵取禽獸之材以章明其物之可用爲采飾者謂之物此二句申明軌物二字之義

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亟音氣數也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

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事也蒐音搜索也獮音解殺也狩圍守也隙空閒也言不軌不物而至敗亡以田獵非其時不足以講大事也所以古之田獵各因時以立名春田曰蒐搜取禽獸之不孕者夏田曰苗除禽獸爲

苗害者秋田曰獮取殺爲名順秋氣也冬田曰狩冬物畢成圍而取之無所擇也是豈縱志遊獵哉皆於農事閒隙之時講習大事不妨其業也

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古者因田獵而講武此四時之田獵固以講武矣猶必三年而大習出

歸而飲至以數

軍實至到也治兵歸國後則告至於宗廟因而飲酒以計車徒器械及所獲禽獸之實數此田獵之軌則也數上聲

昭文章似可不必整肅然觀其車

服旌旗之間抑何燦然有文而有采焉

明貴賤將帥之貴賤自有差等必分明之使無僭越之失

辨等列行伍之等列各有不同必辨別之使步伐止齊有條而不紊

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取赴敵之義還則在後取殿師之義抑何順也少去聲長上聲軍後曰殿音店

習威儀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演習武事之威儀也此段承上講

習大事而申言之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此其不軌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不物

則君不射古之制也

組祭器也皮去毛曰革大齒曰牙鳥翼長毛曰羽器車服之類射音亦取也何以見其材足以備器用蓋凡田獵所取禽獸其

肉不足登宗廟之俎以供祭祀其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足登於車服之器以爲采飾凡此不適用之物人君不親舉而射取之此古之法制也此段承上備器用而申言之總以見人君所舉毫不敢出於軌物之外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常生器用之資常用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山林之實謂林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蟹之類阜隸微賤小臣官司有職守者言無論不足備器用者君不親射即足以備器用者亦各有所司者在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此皆器用之所資取也自有微賤之臣職守之官掌取以供國用君不得與以其無關於軌物也小事且不可親而况非時往棠觀魚爲遊戲事乎此段承上君不舉而申言之

曰吾將略地焉謂欲巡行邊境遂往陳魚而觀之陳張設也公往棠地使漁人大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

稱疾不從因諫不聽託疾不從君往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春秋書曰公矢

魚于棠譏其非禮也且譏其棠邑去魯國甚遠人君爲社稷宗廟之主尤不宜輕往也

過商侯曰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所陳是即玉杯象箸漸不可長之意略地兩字明是悞諫聲口故書法更無隱詞且益遠地一語爲僖伯添無數忠款亦是

絕妙跳脫之筆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丘明

有公之讓莊亦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隱公會齊僖公鄭莊公同伐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許莊公奔衛許已失國齊侯以

不得不讓

己弟叔段何許而愛之許莊一弟純是奸猾毋文其妙也所欺也看他怕人說便自說好先說極

看他說自己在明時

許讓公。三國同克許齊侯以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

共音供。君謂許國不供其賁賦。故從君共。

討其罪。

許既伏其罪矣。

許君出奔。是伏不共之罪。

雖有君命。寡人弗敢與聞。

雖以許國見讓。我雖不敢聞此命矣。蓋

拒而不受也。與去聲。

乃與鄭人。

齊魯既不敢取。乃聽鄭處置。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之弟許叔居許東。鄆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

鄭莊公見齊魯相遜。竟毅然受之。而使許莊公。此下鄭莊公戒。

曰。飭百里之詞。天禍許國。鬼神實

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

逞快也。假借也。言許為天所禍。鬼神亦厭棄其德。而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討之。

寡人惟

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

共音供。給也。億安也。父兄司姓羣臣言我平日不能共給安億羣臣。

使之致命。克敵其敢以天之假手。冒為己功。以取其國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弟指叔段。言我

有弟尚不能和睦。而協比之。而使寄食於他方。謂元年大叔出奔共也。餽音胡。

其況能久有許乎。

言不能親親。安能仁民。不但不敢取。即取之亦自思德薄不能長享。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汝百里當奉許叔以撫綏柔順此許國之人民也。已上是追前已下是逆後只此一句點題。

吾

將使獲也。佐吾子。

獲鄭大夫公孫獲也。佐助也。

若寡人得沒於地。終於地下。天其以禮悔

禍於許。

言天雖禍許國。伐死之後。天必加禮於許。而有悔禍之心焉。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謂寧使許公復國也。此也。

必不使
許得悔
禍也

俗言連
株俱喪
豈但喪
許也奸
口奸心
如此

只是極
憂死後
可見生
前更不
容許吐
氣

也十字作一句讀是心口相商語按社土地之主土地衆多不能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非土無以生稷稷土穀之長土穀衆多不能徧祭故立稷神以祀之

唯我鄭國之

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

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言許公復國之後若將來鄭國有所請求當如往日

親戚之好而能降心以從鄭請是鄭雖不能久有許亦可以得許之益

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

也滋益也謂無使他國得此許地以偏害鄭而與我鄭國爭許國之地也偏音逼迫也他族暗指齊魯而言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

能禋祀許乎

若他姓處此相偏害我子孫將顛覆危亡之不暇豈但不能有許併不能有鄭矣况能禋祀許之山川乎此欲其用許民爲守以備鄰國之覬覦覆音福敗也精意

以享之

謂禋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處此不特我今使汝

守許之社稷亦賴以固我邊陲使他族不得相偏害也使上聲處上聲爲去聲圉邊陲也此俱爲死後措置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

此下戒

獲之

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

而同爾汝也布帛

我死乃亟去之

言我死不能與許爭汝無

財物之累可以速於去許以免其害吾先君新邑於此

新邑卽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

王室而既卑矣

周自平王東遷

之後日見卑弱

周之子孫日失其緒

凡子若孫不能續修前業鄭亦周之子孫故云夫許大岳之胤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言許乃四岳之後非周之子孫其興正未可量也大音泰

天而既厭周德矣

蓋王室卑子孫微弱是天之既厭周德也吾

其能與許爭乎。

言我豈能以天之所厭而與四岳之後爭雄長哉此言公孫獲不可久居許之意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

君子謂莊公克許而不敢取是得存亡繼絕之禮者矣看禮之用經國家理國家定

社稷。

可以安

人民。

以之教養人民

利後嗣者也。

刑法也言許亂無法政故鄭伐之

服而舍之。

既服罪而不取其國舍同捨

度德而處之。

度量我德之厚薄而處置之也度入聲

量力

而行之。

量我力之強弱而行之也量去聲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去聲視也謂公孫獲曰我死乃亟去之是不爲後人之所累也累去聲

可謂知禮矣。

言莊公處許之道似與禮所謂經國家四語相合非知禮者不能如此

孫執升曰鄭伯一奸猾機詐人其心實欲得許乃惟恐不能有許所以不能不言而又自難以顯言看他喃喃喃喃從別國之事說一番從本國之事說一番從後來事說一番從許大夫叮囑一番從鄭大夫叮囑一番其言愈深藏愈覺淺露一腔奸猾機詐心事幾于刻畫殆盡可謂極毒亦可謂極神

過商侯曰鄭莊天資刻薄不愛于弟何有于許看其老大機心卻言言忠厚愈說愈悽婉愈露其權奸于是乎有禮者言捨此無一當于禮也可爲欺世盜名者鑒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公三年

左丘明

夏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二句是經文

非禮也。

郕晉告國名大廟魯周公廟華督宋大宰孔父宋司馬也

昭德塞違
違句是
一篇綱領

初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美而豔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宋殤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恐列國諸侯討已故以郕國所造之鼎賂魯桓公至是桓公取所賂之鼎于宋納于魯之大廟左氏一言斷之

曰非禮蓋言受弑逆者之賂器而汚饑宗廟非禮之甚也大音泰

臧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昭明也塞止也違邪也令善也言君者一國之主下而百

官奉之後世子孫效之不可以賂言也故君人者于己務昭明其德使德益彰聞而于人有違邪之事則塞止之以是居上位而臨照百官似可無議矣而其心兢兢惕惕猶恐不能世守不墮放又昭令德以爲子孫之所法守但其德或存諸心或措諸事不能使人觸目不忘特以

是以清廟茅屋

廟宗廟清者肅然清淨之意茅屋以茅飾屋也

大路越席

大路車名天子乘之以祀天之車也越席結蒲草爲席以鋪墊于車中者也越音活蒲草名也

大羹不

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不調和也大音泰五味鹽苦酸辛甘也

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粢音咨米也食音嗣飯也不鑿不求其精鑿也蓋德以樸約不侈爲

令者鑿謂石春八斗也

哀冕黻珽

哀畫衣卽袞袍冕卽平天冠黻音弗所以蔽膝者珽玉名繫于冠之上者

帶裳幅烏

帶束腰之帶裳如裙袴之類幅

音偏卽裹脚也鳥音昔朝鞋也

衡紃紘紃昭其度也

衡卽玉簪之類所以插冠者紃音耽冠旁之垂于兩耳者紃音宏纁之繫于冠上者紃音延如紗絹之類

覆于冠之上以避塵污者四者皆冠之飾此聖王又恐其儉而無以制之不可也于是上下冠服之制無不極其詳焉蓋德以整肅不越爲分者

藻率鞞鞞

率音律帶也藻彩色

藻率卽彩絲之帶所以穿玉者佩刀之鞘上飾曰鞞下飾曰鞞鞞音丙鞞音奉

擊厲旂纓

擊音磬大帶厲帶之下垂者旂音由旗也纓以紅纁懸于馬之胸前者

昭其